



酒醉前後 甜美的後座力

2014-03-30 記者 楊哲維 文



在中國古典詩詞曲中，常常可以發現「酒」的身影藏匿其中，像是膾炙人口的「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」或是「肯與臨翁相對飲，隔籬呼取盡餘杯」皆可看出，過去的文人不管是無奈、快樂，酒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。乃至今日，「走，今天我們不醉不歸。」對很多人而言，也是一句很重要的情感寄託。在無數文人雅士及一般大眾的背書下，酒在我的小小心靈中，有著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神聖姿態，但隱藏在法律規範下的，是對它的無限渴望。這份渴望隨著年紀增長而強化，直到我真正嚐了第一口。

小時候喝酒 幻想破滅

如果吃摻有酒的料理也算喝酒的一種，那我無法明確想起第一次喝酒是什麼時候，只知道小時候媽媽很常煮「燒酒飯」，也就是辦桌時常會出現的甜飯或稱八寶飯。但我吃了之後總是會感到輕微的頭暈不適，其他家人都很正常，媽媽推測應該是酒放太多，之後再煮時米酒少放一點，果真就好多了。



母親做的燒酒飯就像上圖，看起來非常美味，卻也可以讓酒量極差的我微醺。

(圖片來源/開飯喇)

至於第一次「直接」喝到酒是在國中小中高年級，那一晚突然發現家裡有一瓶啤酒，當下就半央求、半慫恿，要媽媽打開來喝。我喝下第一口，「苦、澀」是唯一的感覺，完全感受不到大人們說得口沫橫飛的神奇效果，多喝幾口後，甚至感到微微的頭暈，但期待這麼久，實在不想在一夕間破滅，當下說服自己是啤酒不夠冰，導致口感差了。

之後因為家裡不喝酒，再加上不好的經驗，對酒就沒有這麼大的興趣。直到高中畢業典禮那晚，我們一群朋友約好要一起慶祝，雖然我內心沒有特別渴望，但看到大家興致勃勃，也就跟著邊聊天，邊喝了一罐啤酒。結果不久之後，我又像之前一樣開始頭暈，臉甚至漸漸漲紅。回到家後，爸媽首先注意的不是畢業生胸花，而是我紅通通的臉龐，和微微散出的酒氣。媽媽馬上問到：「你是不是去喝酒？」當下證據確鑿，我也無意狡辯，之後我跟爸媽為此起了一點爭執，雖然嘴巴上極力為自己的行為辯護，但事後其實很後悔，並對自己說：「我不要再喝酒了。」

矮靈祭 重拾酒杯

大學，人生中最自由、最放縱的階段。因為大環境的影響，接觸酒的機會又更多了，然而，言猶在耳，我也不完全把自己說過的話拋諸腦後。當然，以我這樣的程度，是無法碰觸「那件事」的，但好奇心的驅使下，讓我完全忘記防備，結果短短一個多月，我想我喝完畢生一半以上的酒。

巴斯達隘，過去叫做矮靈祭，台灣賽夏族規模最大的傳統祭儀，兩年舉辦一次，活動準備時間長達一個月，現在每年吸引上千人前往觀賞，我參與的社團也包含在內。不過和一般遊客比較不同的是，除了參加祭典之外，我們還會安排一系列的體驗活動，如此一來就需要活動策畫人，而我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享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就是其中之一。

二〇一二年十月八日，在社團老師的陪同之下，我和另一位女總召第一次前往活動地點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，一到社團預計要借宿的人家，時值中午，男主人便很殷勤地請我們上桌吃飯，隨後看他在一個大甕舀出一大碗公的小米酒。男主人是一位六十多歲的長者，只見他又把碗公裡的酒分裝到一個個直徑約八公分長的大竹杯，因為我們是第一次來訪，男主人要求我們「乾杯」，還打趣地說：「如果沒有乾杯就不跟你做朋友！」

當下雖然自覺酒力極差，但接下活動後，我一直告訴自己，一定要盡可能入境隨俗，因為這樣對別人是一種尊重，也可以讓自己學習到更多東西。於是我拿起八分滿的竹杯，一口氣把酒喝下，說真的入口甜而不辣、順而不澀，帶點自然的酸味，比起市面上賣的啤酒好喝多了。男主人看我如此豪爽，又開心地倒了一杯給我，之後在半推半就之下，我大概喝了三個竹杯的量，這是我有生以來喝過最多酒的一次，而小米酒隱藏的強勁後座力，也迅速在體內發酵。



喝醉之前，還可以開玩笑，殊不知這口喝下去伴隨的是說不盡的苦楚。

(照片來源／林庭宇攝)

醉後世界 天旋地轉非戲言

很快地我感到頭暈欲裂、臉頰發燙、心跳加快，比之前的狀況嚴重許多，我知道這次不只是醉，是真的醉倒了。我躺在長藤椅上，不時因為痛苦而呻吟，或扭動身體，不久之後我沉沉睡去，一睡就是兩小時，直到另一位女總召已經把所有事情談好、場地勘查完叫我起床。儘管睡了許久，症狀卻不減反增，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掙扎地站起，且伴隨一陣噁心，我跟踉地走到水槽邊吐得淅瀝嘩啦，嘔吐物盡是酒的味道。相較我這副狼狽模樣，另一位女總召只能笑著搖搖頭，她喝得比我還多，卻絲毫沒有任何不適。

眼看我是不能騎車了，就委屈她載我下山。但在下山的路途中，我止不住腹腔的湧溢，吐了長長一地。因為在後座的我一直無法坐穩，騎到一半時，我的同伴還去超商買牛奶給我喝，試圖減輕我的痛苦，然而最後證明無效。我依稀記得那時候我坐在大馬路旁，手撐著地面，表情猙獰，周圍的世界全都扭曲變形，甚至在旋轉，以至於我事後完全想不起來當初是在哪裡。

後來計程車來了，在開車的過程中，我也曾開過車門往外吐，下一個記憶就在學校的大門口，我看見兩位團員已經在那裡等我，幫我付了車錢後，就搖搖晃晃地一路攙扶我回寢室，直到我躺回自己的床上，才結束這場鬧劇。



喝醉酒後，和一旁的女同伴呈現強烈對比。(照片來源／廖賢德攝)

醉翁之意不在酒

那次喝醉酒的經驗，是我有生以來體驗過最痛苦的感受，但我沒有因此而不敢上山，或是放棄身

為總召的職責。也算是報答另一位總召的救命之恩，之後我很常上山，除了談好活動外，也極力參與矮靈祭的各項前置作業，雖然過程中難免會遇到邀酒，但後來我也漸漸學會婉拒的技巧，因此上山十多次中，我前前後後大醉四次，雖然沒有第一次反應那麼激烈，卻也讓我在最後跟自己說：「我已經把兩年份的酒喝完了，在下次矮靈祭前我一定不要喝了！」

然而，我之後還是常在其他經常拜訪的部落破戒，而且也曾被「灌倒」，但跟之前在大隘一樣，我沒有從此之後就不相往來，反而更常拜訪。正是因為我無法感受到酒本身吸引我的地方，我更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他們請我喝酒的動機。

媽媽會在燒酒飯裡面放酒，是因為他想讓家人吃得更美味；大隘的男主人會要我乾杯，是因為即使第一次來，他還是把我當成好朋友；常去的部落朋友請我喝酒，是因為他們想跟我分享心中的喜悅。因此我知道別人喝酒可能會感受到酒精帶來的愉悅，但對我而言，真正的後座力是在酒醉之前談笑風生，與酒醉之後的餘韻猶存。

總編輯的話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▲TOP